

诗人电影——从《长安三万里》到帕索里尼的诗影世界

戴潍娜

简介

戴潍娜，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致力于智性与灵性相结合的写作与研究。她将诗歌写作称为一种“灵魂体操”，做梦和救助流浪狗是她的日常主业。出版诗集《灵魂体操》（2016）《以万物为情人》（2024）《我的降落伞坏了》（2016）《面盾》（2014）等，戏剧《侵犯》《水泥玫瑰》，文论《未完成的悲剧》（2018），随笔集《学坏》（2025）；译有《天鹅绒监狱》（2015）等，主编翻译诗刊《光年》。

诗人电影——从《长安三万里》到帕索里尼的诗影世界

戴潍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电影《长安三万里》在上映后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甚至有很多小朋友在观影结束后，自发的有感情地背诵起李白的《将进酒》，而此前上映的电影《满江红》，同样是以一首诗歌《满江红》作为其电影的诗核。当观众们一起吟诵将进酒、满江红的那一刻，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同频共振，是一首诗歌可以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作为一个写诗的人，这个时候忍不住露出姨母笑：你看，谁说现在的人都不读诗的，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吧！你跟诗歌总会有生命交汇的那一瞬。诗歌，本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过去几千年来我们依赖的是诗的教育，所谓“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俄罗斯有一句谚语：“每一行诗里都滴进了一滴血。”我更相信，每首诗里都住着一个神！《满江红》里住着的就是岳飞的魂，当大家一齐用心用情用生命去吟诵满江红时，每个人就走进了一次岳飞，每个人也都成为了一次岳飞。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诗歌为信仰，以诗歌为时尚，以诗歌为生活方式的几千年的诗歌文明中，每个人跟诗歌的关系都是隐秘且绝对亲密的！可能一个人平时不读诗不写诗，但只要时机来临，这种基因一触即发，诗歌精美绝伦、成熟无比的文学范式就住在中华文明的躯体里。可以说，它承载了我们最古老的抒情和最坚固的人性。

《长安三万里》电影片尾有一句台词叫人回味无穷：“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超越的历史观，让我们去思考诗歌所承载的中华历史。事实上牟复礼对中国历史观曾经有一段有意思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历史观非常吊诡——作为全世界唯一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一方面中国有千年未间断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唐朝以前的建筑保留下来的不超过五座。可见在中国承载历史的不是建筑不是物质，相反所有有形的物质都被作为祭品献给了时间。真正承载中国人历史和记忆的容器是文字，是诗歌。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我们的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通过诗书传颂，附着在一代代人心上。

《长安三万里》可以说是一部动画版的《唐诗三百首》，其中直接引用或暗中埋藏的诗词非常多，大概多达42首，足以让观众感受一场电影院中的《中国诗词大会》，电影用超现实的手法描绘出“诗中世界”，高适、李白、杜甫等一群诗人们对酒当歌，追逐人生理想的状态也映照出当代人的种种心态。比如洒脱如李白也和今天一些年轻人一样，想要通过结婚来实现阶层跨越，两任妻子都是前丞相之女。电影中写出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和写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两个年轻人内心深处是同构的，都渴望一飞冲天，建功立业。论资排辈升职加薪的生活对他俩都毫无吸引力，但历史却把他们引向了不同的命运。宏伟的报复，在这里内化变成了沉重的文化包袱，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观众看这些会心有戚戚，传奇诗人奋进和躺平的人

生，似乎和当代人也并无不同。但他们在作为普通人的人生之上，还有一层更超拔的诗人的的人生，那是将进酒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穿越千古的锦绣与气魄！那个盛产诗人的盛唐值得我们一而再而三的穿越。

回头再看《满江红》，电影里那么多刺杀秦桧的义士，那么多条命，那么多年，那么惨烈的死间计划，最后要的不是秦桧的脑袋，而是让他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我认为这是这部电影的神来之笔，体现了这种高明的历史观。奸臣是死是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如何书写、如何被记忆；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如何进入这段历史。关于这一点，汉学家李克曼讲的更加清楚——“过去比起依附在石头上，仿佛更是依附在人心”。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并非通过物质的不朽来被确认，而只能在一代一代不断的传承中被实现。诗歌早已成为了中国人心灵的底色。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诗人的烈血在一辈辈人血液中流淌。诗之大美渗透到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当中，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情。

诗词虽短，却保有了民族的基因。不仅是《将进酒》《满江红》等名作，事实上有不少影视作品中运用了古诗词，比如电影《妖猫传》中也出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电影《新龙门客栈》里引用了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引用杜甫《春日忆李白》，电视剧《甄嬛传》中使用了唐代崔道融的《梅花》等。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古代著名诗人被作为电影主角，比如电影《柳如是》《王勃之死》《辛弃疾铁血传奇》等。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前有岳飞，后有李白，下一位激起大银幕文化激荡的是谁？”我前段时间参与了央视六套《今日影评》关于诗歌电影的几期节目，当时节目组也在微博和b站发起了投票：你最期待哪位诗人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不出所料，苏轼票数首当其冲，其次是李清照和辛弃疾。苏轼和李清照可以说是历代文人同行心目中的完美男人和完美女人的典范。先说苏轼，大家都知道苏轼的诗词豁达恣肆，好一个大自在！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但凡能有什么烦心事，在他那儿看都是格局不够高。他一生都在跨界，能诗能文能词能书画，甚至还是个美食家、造酒试验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师。关键是，不论跨到哪行，他一出手就是极致。我记得多年前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林语堂在行文中对他的仰慕之情如滔滔江水。我也是大为感慨，怎么会有这么精彩的人！他是一个好兄长、好丈夫、好法官，甚至还是个好对手。光是他和王安石这对儿既是政治上的死敌，又是精神上的知己，双男主剧情，拍成影视作品，就足够吸引人狂追好几季。说完了第一名苏轼，再说榜单上第二名的李清照。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几乎就是就一部男性文学史。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女性少之又少。普通家庭女子完全被封印在家庭里，就算写出来绝妙诗歌都出不了闺阁。偶尔有那么几个才女点缀在历史中，要么就是像鱼玄机、柳如是这样的交际花，要么如李清照卓文君这般出身名门。李清照家学渊源深厚，家庭氛围还相当宽松自由，用今天的观点看，几乎是把她当假小子养大，培养了她任意妄为的大大咧咧的性格。李清照的“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拿到了一手王炸好牌。她和赵明诚的赌酒泼茶琴瑟和调，也是那个时代最好磕的爱情cp。小两口家经常玩一个只有学霸才能玩的游戏：先沏上

一壶好茶，然后两人开始比赛，猜某个典故在哪本书哪一卷哪一页哪一行，猜对了才能喝茶。李清照她赢了之后就开始嘚瑟，一不留神就把茶杯都打翻了。这个场景几百年后被一位纳兰性德写进了一首旷世名作当中：“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历史变脸风云诡谲，金兵南下，李清照也开了自己人生的困难模式，从一个假小子变成了写出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充满丈夫气的真豪杰。此后又经历了丧夫之痛。赵明诚死时，李清照才46岁。国仇家恨缠绕着中年李清照。但独立女性李清照的故事从不会平庸。到晚年她和第二任丈夫的离婚案打得惊天动地，那个年代再婚百日就离婚，付出的代价和勇气都是惊人的。看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手撕渣男也是相当过瘾。李清照的人生拿到的是大女主的剧本。

除了这两位以外，我个人更期待一些现代诗人被搬上银屏，比如海子。值得注意的是，早已进入中国当代诗歌史，同时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人海子，至今居然还没有一部关于他的影视作品问世。我格外期待中国的电影能够勇敢表达出更加现代、更加锋利的诗人形象和诗人思想。毫不客气的说，中国实在缺乏像帕索里尼这类的现代诗人影像。对于帕索里尼这样一个精神能力非凡的诗人，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电影，始终都是在处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抵抗现代人精神上的堕落。可以说他在用影像的方式在作诗，也可以说他在用诗的方式去推进影像。这些可能对帕索里尼而言，都是他不同的换妆，是他不同的武器。作为一个一早就预知了自己命运的诗人，一个预定了火刑柱的诗人，他在游戏里的最根本的Id还是诗人，影像可能只是他的武器或者他新购买的皮肤，他的战袍。

这个世界上爱帕索里尼的人，跟恨帕索里尼的人一样多。好多年前我第一次看那部《索多玛120天》，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恨他的人有那么多，之后接触到帕索里尼的诗歌，他的长诗《胜利》，以及那本惊人的《回声之潮》，我转而理解了为什么爱他的人会那么多！帕索里尼是一个拥有着非常可怕的精神强度的诗人，他是一个具有压迫感的诗人，哪怕是还没有读他的书，没有读他的诗，没有看他的电影，哪怕就仅仅翻看一下他的生平著作年表都会被压迫到窒息，特别是对于同样是创作者的人而言，看到他那么高产，真的是会被压迫到抬不起头来。帕索里尼7岁开始写诗，13岁的时候已经自认为是一个“史诗诗人”了，他的作品不是以页码来计算，而是以公斤在计算，如果力气小一点根本没办法拎得起来。他的诗句，都像是刚刚被刑满释放的恶棍，手上操着家伙，充满了愤怒焦灼，还有那种如芒在背的不知名的恐惧，以及不知从哪里感染上的充满悲悯的悲情色彩。帕索里尼自己的一个名句，完美解释了他自己——“我热爱这痛我痛恨的世界”。

你会感到他随时随地都要发动一场新的斗争，读他的诗歌的时候，最先能感知到的是那种压倒性的痛苦——这痛苦不仅仅是一种知觉，它更加是一种力量，就像帕索里尼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所有的梦想其实就是他始终拥有绝对的力量，一种精神强度，就好像他在进行自我疏离，但是事实又并非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普遍的令人沮丧的痛苦感”。这样一种压迫性的普遍的痛苦感，把我们深深地连接在一起，使得帕索里尼突然就变成了我们的同时代人，他的痛苦连接着我们的此刻。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股“来自于过去的力量”，他唯一的爱根植于传统，但他又不是所谓的传统原教旨主义者；对于

他，过去可能跟未来是一样的——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古代，或者说，过去对于我们而言，就跟未来一样不可测。

这种时间上充满了平行跟悖论的关系，贯彻在帕索里尼的创作之中。他的心理精神结构，跟20世纪的整个历史进程之间都有很微妙的，同时很默契的同构关系。他们同样都是被一种力量所诱惑，所捕捉，然后带着一种狂喜恐惧去跟世界争斗，最后深深地陷入扭曲，甚至血肉模糊。帕索里尼所呈现出的那种激昂，不是我们高唱的那种激昂，而是一种充满了悲谬音调的激昂；它也不是那种扁平的，仅仅有高音调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能够触动更多灵魂底色的扭曲纹理，一种分裂的知觉，撕裂的信念、姿态、话语……他在精神领域，复现整个世界不断坠落的复杂过程。他所有的诗都看似很清晰，但如果读者有心细读，就能倾听到——他诉诸于一种看似理性的非理性声音，在现实当中理解现实，在信仰当中去怀疑信仰。

于是乎，帕索里尼的语言拥有了一种魔鬼般的张力，这种魔力跟20世纪的历史革命几乎就可以说是一个身体的不同面具。他用一种暴风骤雨般的个人精神，呼应了时代的变革动乱。我读帕索里尼的很多篇章时都经常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一早就预知了自己命运的诗人，甚至是一个预定了火刑柱的诗人。很多人关于他的印象就是他英年暴毙，死因成谜。一个诗人不仅由他的写作构成，也由他的生活，他的恋爱，甚至他的死亡一同构成。帕索里尼的命运似乎是他自己写好的剧本，他不仅预言了人类将要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精神堕落，他同时好像一早就找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在诗歌当中写到清晰地目睹自己被屠杀的过程——好像命运始终在他的诗歌当中排练。他大概是这样写，“我的一生都在躲藏，追捕和极度的恐惧中度过，因为那时我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确凿无疑的恐惧，我一直被用钩子钩住自己了结生命的念头所困扰……”好像他一早就被预定好的悲惨结局，他的逃避和对抗都是在为这一结局做预备。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个诗人是一个坚决不和解的诗人。这也是他在中文世界里的一个巨大的难度——就像他的中文译者宣称的那样，他是诗歌世界里的独一份，自成一个风格！因为他有意无意拒绝了一切形式的和解。那么在我们此刻的汉语语境当中，要去传达孕育如此决绝的拒绝，去否定一切形式的和解，它必然也是一个受刑的过程，一场非常艰难而伟大的抗争。

国人对帕索里尼的观影，大致也是分几个阶段。拿我自己举例，好多年前最初看到他的电影是出于对禁忌的好奇，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么出格的电影是出自一个诗人之手。最早是在那些卖盗版碟片的小摊上购入《索多玛的120天》，然后看他改编的圣经故事，看他的综合性艺术……不得不说，帕索里尼真是一个正能量终结者。但直到多年以后读到了他的诗歌，我再重新去看那些电影，这才真正的理解了帕索里尼的电影世界。

帕索里尼的创作其实是一个整体，他最撼动我的还不是个别的诗篇或者创作碎片，而是他整个人的工作方式。他如何去工作，如何去生活，如何去休息，如何用帕索里尼的方式去思考世界，用他的方式去感知世界——这一整套他跟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恰恰是诗人电影的核心诱惑。甚至可以说，体现了一种现代人和世界的虐恋关系。我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的中国的诗人电影。

诗不是现实的追逐者。相反，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它始终以一种叫人惊叹不已的方式创造现实，完成现实。我依然在期待，诗会用一种隐秘之力，夺回这个日益感知枯萎的世界。过去艺术家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能是“寻找”，因为世界的材料有限，世界是匮乏的。千里江山图的青绿色尤其精妙，原因是青金石材料昂贵；文艺复兴之前很少能看到蓝色的画作，源于蓝色材料稀缺。由于世界缺少生产力，艺术家始终在寻找稀罕的材料去建造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但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产能过剩的压迫之中，各种信息、材料扑面而来，而我们需要的“真”和“美”却似乎丝毫没有增加。未来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未来艺术家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在一大堆无论人造还是AI制造的垃圾中，拣选出真正有益的营养——从后现代的“拼贴艺术”，进入到后人类时代的“拣选艺术”。庞大到窒息的精致垃圾堆，迅速埋平了我的零碎时间，抵消掉了我们原本的无聊、困惑，而人生的很多价值和反思，恰恰来源于这些无聊和困惑。碎片信息消耗掉了我们的注意力和情感浓度。互联网改变了这代人的认知模式，人们不再与事物直接发生接触，而是通过信息，建立逻辑联系，随之丧失了对世界的“触觉”。然而诗歌直接对存在讲话，它是“存在”的触角，亦构成对互联网认知模式的反叛。面对无尽的埋没、消逝与损耗，淬炼之诗，正在擦亮我们日益锈蚀磨损的知觉，恢复人类心灵的亲密。诗人们用最脆弱的笔触，在至为坚硬的信息大海中挖掘生命和历史的真相。文学始终要让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部分，被削弱的部分，被压抑的部分，还有那些难以道明，微妙的，不可言状的部分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年，诗歌自身的声音，也几乎沦为沉默一种。我们最终还是会发现，诗与美都是人性里最坚固的基本需求。

诗对此刻的“拣选”，也绝非即刻奏效，兴许数年后才被领会。许多年以后，人们会看到诗人们拣选的历史，其中的荒谬和激荡，以及这些预言在未来持续的生长。在凝聚人类群体的那些纽带已然发生断裂的今天，诗人仍试图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和道德经验做出广阔的历史回应。在诗歌中，我们辨认出爱人与自己，并选择了自己度过这场战争的方式。